

《题临安邸》及其作者林升

林勇

关于诗作：志士忧愤著名篇

题临安邸·林升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！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这首《题临安邸》七绝系南宋淳熙时士人林升所作，此为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舍墙壁上，疑原无题，此题为后人所加。是一首古代的“墙头诗”。“临安”是当时南宋王朝的都城(即今杭州市)。这首诗选自《全宋诗》卷二六七六，对醉生梦死者作了嘲讽。这首诗由于辛辣地讽刺了时政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，成为广泛传诵的一首咏西湖的名诗。全国历代宋诗选本中，此诗必选不误。

用对辽、西夏、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，是赵宋王朝自开国起即已推行的基本国策。其结果是，中原被占，两朝皇帝做了俘虏。然而，此一教训并未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略为清醒；他们不思恢复，继续谋求“王业之偏安”。宋高宗南渡后，偏安东南一隅。绍兴二年(1132)，宋高宗第二次回到杭州，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“人间天堂”被他看中了，有终焉之志，于是上自帝王将相，下至士子商人，在以屈辱换得苟安之下，大修楼堂馆所。建明堂，修太庙，宫殿楼观一时兴起，达官显宦、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第，壮大这“帝王之居”。并大肆歌舞享乐，沉沦于奢侈糜烂的腐朽生活中，致西湖有“销金锅”之号。几十年中，把临时苟安的杭州当作北宋的汴州(今河南开封)，成了这班寄生虫们的安乐窝。一些爱国志士对此义愤填膺，纷纷指责统治者醉生梦死，不顾国计民生。
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”，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——华丽的楼台和靡曼的歌舞，从空间的无限量与时间的无休止，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升平气象。然而正言若反，这层层楼台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殷纣王的鹿台、楚王的章华台、吴王的馆娃宫与隋炀帝的江都宫；这无休止的歌舞，即奔远而言近，犹令人想起陈后主的《玉树后庭花》和唐明皇的《霓裳羽衣曲》。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，“熏”字极为传神。江淹《别赋》云：“闺中风暖，陌上草熏。”那些西湖上的“游人”，大约正是因此而陶醉。一个“熏”字，把这些人的醉梦之态写足。

关于作者：林升并非林升卿

作者林升，字梦屏，温州平阳人，约生活于宋孝宗年间(1163~1189)，生平不详。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录其诗一首：《宋诗纪事》。据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说：“绍兴、淳熙间，颇称康裕。君相纵逸，耽乐湖山，无复新亭之泪。士人林升者，题一绝于旅邸云云。”清乾隆五十五年编纂的《东瓯诗存》收有此诗。关于该诗的作者林升均注明作者是“平阳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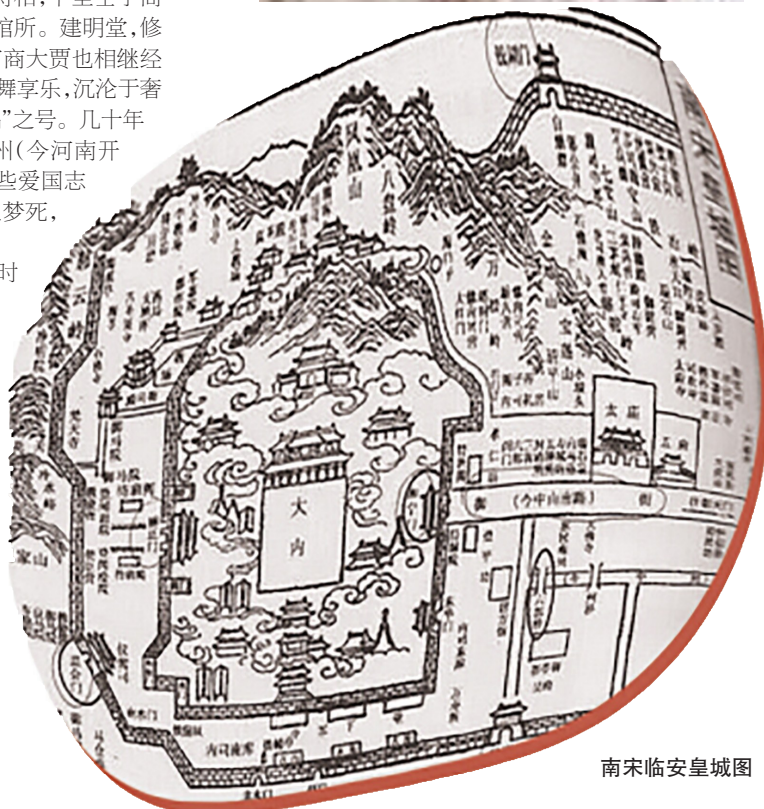
据民国《平阳县志》、《西湖志》等地方文献载，林升大约生活在南宋绍兴、淳熙之间，善诗文。他既是平阳人，到底是今日的平阳哪里人？笔者因受托编写平阳·苍南姓氏通览文化志稿，对这首名诗的作者给予关注，并作了认真的调查。我们查阅了今日平阳、苍南两县的林氏谱牒。据平阳八丈《林氏宗谱》(今日苍南县灵溪镇百丈村，谱系清乾隆辛亥年即1791编修)：“林升，字云友，梦屏，葬西程山，娶渡龙(今苍南灵溪镇)杨氏，生雄、熙”。林升系灵溪厦林始迁祖林时鸣四世孙，南宋绍兴前后儒士，谱中未注明其有无获取功名。而其子林雄，“授承议大夫，墓古溪院后，娶钱仓时氏，生一子方大，娶游岐张氏，合葬小亭(今灵溪浦亭)”；孙林方大，字正荣，宋景定三年(1262年)武进士。再以林升为中心上溯：父仲美，祖清，曾祖时鸣，高祖岐，曾高祖尊九，曾高祖尊九兄芸八弟蔚四，弟兄共三人，均系由福建长溪(今霞浦)赤岸迁至横阳亲仁乡荪湖里(今苍南繁枝林坵)的始迁祖林护的儿子。林护是横阳林氏(包括今日平阳、苍南和泰顺林姓)的始迁祖，唐末大顺元年(890)年，由闽迁浙之横阳荪湖，官居衙推。据称族祖系“开闽第一进士”林嵩，唐元符进士，金州刺史，礼部尚书。现荪湖林护派下(含林坵)平、苍、泰三县直系嫡传约十万余众。

至此，可以得出结论：《题临安邸》的作者林升系林护的七世孙，原平阳县荪湖里(今属苍南)人。四世祖林时鸣迁居奄江，为厦林始祖。厦林今称“下林”，在苍南灵溪镇境内。

行文至此，不得不提到有学者在温州、平阳等地方报纸和《文学遗产》上刊文认为林升系平阳人，但总是以宋叶适《水心文集》卷十二的一篇短文《与平阳林升卿谋葬



图：林护七世孙——林升



南宋临安皇城图

父序)扯到一起，武断地认为“林升卿”即林升。并说“叶称其为‘卿’，可见是叶的长辈或年长的朋友”云云。

那么，“林升卿”是谁呢？据清·乾隆辛亥年当地林谱载，林升卿系晚林升三代的另外一个人，但也是林升房族里的同祖晚辈。升卿父四兄弟，分别为席珍(进士)、渊、彬、彰。升卿系彬子，兄淳卿。升卿伯父席珍，字君聘，“宋绍熙进士，绍圣甲戌祖授奉训大夫，吏部员外郎，宣符二年，寻升奉政大夫、光禄寺少卿。重和戊戌荣归……”与升卿同辈的堂兄弟有亮卿、清卿、允卿、春卿、淳卿共六位“卿”。

而叶适《与平阳林升卿谋葬父序》全文为：林君好学有文，贫不能葬其父，属余为之言。余谢以母丧犹在殡，方图葬未克，不忍言也。林君乃言：“吾先人葬大父时，乡先生林英伯为谋于江南故人叔材，亦得治墓葬，不以为嫌。今其无可辞。”余闻而伤之。士贫累世，命也！若死不能得葬，乞于人而后葬，此贫之至，不可讳之极也；亦可以继世为之乎？何子遇之深也。虽然不可以讳此名而使

其亲不得葬也，其往告之，当有见哀者。

据查，现存的《叶适集》中既未称前辈为“卿”又无习惯称晚辈为“卿”，那么何以会称林升为“林升卿”呢？这，显然是武断的“后学”给这位博学的老前辈“校正”时套上去的。如果水心先生地下有知，又会作何感想呢？

关于山楼：今在何处费搜寻

林升诗中所写的“山外青山”和“楼外楼”今在何处？

这“山外青山”也绝非一般诗中的描写风景，而是有所指的，山外的青山实是吴山。

吴山之名可谓源远流长，最初称晾网山，是渔民打鱼后在此晾网的地方。春秋时期，吴越争斗，此山成了两国的界线。

在吴国一侧，吴国王夫差不纳宰伍子胥的劝谏，赐其自刎，马革裹，漂流江上。吴人怜其忠，在山上立庙祀之，从此有了正式的名称——胥山。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中称，胥山后讹音为青山，此名一直沿用到唐宋。

林升作《题临安邸》这首诗时，青山正处于南宋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宗教的中心地区。青山之南凤凰山，大内皇宫所在。青山之北，粮道山下为秘书省，是个文化机构，珍藏北宋转移的名画碑刻等。还有国史馆、秦桧相府和丞相与百官议事的紫薇堂等。山上有太史局，司仪台，用于观察星象，推算历法。从紫阳山到十二生肖石，设有五个御史台，百姓称为五台山。御史台是搜集官吏好坏、地方利弊情况分析机构，供御史向皇帝进谏用。在山腰粮道山的东面，有管米山设有粮料院，有七个大仓库，专门搜集和颁发粮食和马的饲料。

民谣云“做了皇帝想登仙”。从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，都曾求仙长生的愿望。道教是讲究练形、长生之术的。南宋在山上修建了不少的道观，出了一些炼丹师、活神仙。高宗喜欢游山玩水，从凤凰山经青山到秘书省，这些道观就成了访求的热点。所以林升在《题临安邸》诗的开头第一句“山外青山”切中当时的要害之处。杭州三面环山，一面城，唯有青山一支伸入城内。在诸山之外，用词贴切。

淳熙末年(1189年)，高宗驾崩，孝宗传位太子，神主进入太庙，祀九世十二室。为解除山外青山流传的影响，改称吴山。这样青山真实的含义已鲜有人所知。但《题临安邸》作为绝妙的讽刺诗，依然吟诵流传至今。

孤山边的楼外楼创办于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，最早的店主是洪瑞堂，首批推出的菜肴名称不少是与南宋故都相联系的，如宋嫂鱼羹、醋熘鱼等，酒店又与俞楼相近，所以就利用当时流行的南宋诗人林升《题临安邸》中的诗句作了店名。距今虽有156年的历史，但与宋代的800多年来看，显然不是林升所指的楼外楼。

那么宋代的楼外楼在何处呢？所幸尚有史可查，据《武林坊巷志》第四册所载：丰乐桥，此桥北为仁和南为钱塘两界，此桥在杭州正中官巷口稍东，南宋时有丰乐楼。朝士每多饮于此，金鱼紫貂解悬，栏榭皆璀璨照耀，行者聚观……高宗幸建康于此登舟……皇城司指挥设在丰乐桥……酒楼以丰乐桥名最著，惟斯楼之壮观更绝远乎尘粉。时也朝野粗安，兵戈甫静，君王书酒税之牌，臣子有酒泉之请……

丰乐楼在桥上面，处于仁和县外，也在钱塘县外，属皇城司指挥管辖，是个钱塘不收，仁和不管的地方，林升泛指的“楼外楼”即在此处。丰乐楼不仅是诗中所称的楼外楼，又是高宗乘舟去苏州到南京休息乘船的地方。今日河丰乐桥下还是南宋的御码头。

当今的楼外楼选址在孤山湖边，在这里观望湖光山色确是最佳处。苏东坡在竹阁临湖旁写《江城子》诗即在此处。从酒楼向湖上望去，映入眼前的是一幅睡美人图。九曜山、玉皇山像年轻姑娘的一对高耸的乳房，凤凰山绵延的身躯至万松岭是她的腹股，伸入市区的吴山是她的腿足。喝着酒观赏躺在像镜子样的湖面上的睡美人，无论是四季的转换，晴、雨、月、雪。

公益广告

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传统美德

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